

爬海味味

□汤飞

我祖祖在世之时，老是把一句话挂在嘴上：“莫要吃得咸，有个爬海（螃蟹）味味就可以了。”爬海味味是啥味道，咸到啥程度，我不大晓得，直到学会了在河里掰爬海儿。

我的老家有条小河口，热天头，咪娃儿爱躺着大人偷偷下河踩水图凉快。弯着腰杆，左手掀开一块脑壳尖尖冒出水面的石头，右手赶忙伸进水底，在石坑里摸索。运气好的话，就会有一只爬海儿横着身子逃命。想得美！我们胡乱抓住它，捉起来。要是它个头太小，就直接丢进水里，饶它一命，如果有半个手掌大，就见到岸边，因为它那对有力的大钳子很厉害。而且这正是小家伙生龙活虎的时候，轻易惹不得。如果它想逃跑，就踢上一脚，整个仰翻天。等它费尽力气翻过身，再用食指摁住其背壳，拇指和中指扣住两端，这样的话，任它两只钳子乱挥乱舞，都伤不到人。

大伙儿不歇气，把小半截河沟里的石头翻个遍。我们逮了不少大大小小的爬海儿，假如再走狗屎运的话，会撞上浑身软和的“肉爬海儿”，最大特点是软胎胎的。

耍够了，我们掰下爬海儿那两只大钳，埋到灶火灰里烤一阵，然后刨出来抖干净，用牙巴子一咬，能吃到豌豆大的肉渣渣——稍微有一丁点盐味。这就是老人家口中的“爬海味味”。

为啥祖祖会喜欢爬海味味呢？我猜是由于盐巴贵，每顿少吃点，细水长流嘛，慢慢养成了轻口味。

自从离开老家，我再没有掰过爬海儿，也没尝过爬海味味——重口味是家常便饭咯。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四川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，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信箱：

730156805@qq.com

盖碗茶

「疫」字方言读音的变迁

□王皓熙

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我们成都人对于“疫”这个字的方言读音分歧现象日益凸显。具体而言，“疫情”这个词，在较长年纪的老年人群体那里，读来音同“药情”；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年人那里，“疫情”读来又大多音同“鱼情”；而年轻一代呢，则大多读同“一情”或“异情”，差别只在声调一平一去，与普通话已基本趋同。缘何一个“疫”字，老中青三代读音却有如此霄壤之别呢？

查典籍可知，“疫”字古为入声，《说文》解释其为：民皆疫也。从疒，役省声。可见“役”“疫”二字虽古时有所差别，但均属同一韵部，在读音上彼此密切关联。四川方言中，古入声字失去入声韵，派入阳平，故二字应都读作平声。在年长者较为地道的成都口语里，此二字之读音是一模一样的，都读作“yo”。但这并非是我们四川地区之特例，因为现代的四川方言实乃明清“湖广填四川”之产物，故而一旦进行方言溯源，便不难发现，在整个长江流域，将“役”“疫”读为“yo”的方言并不鲜见。不只两湖地区，连远在千里之外的江南地区的吴语之中，也是以读“yoh”较具代表性，可见一地语言自有其历史脉络与传承发展，部分年轻人所鄙夷之“怪、异、土”，也许不过是由于相关知识欠缺所衍生出的“傲慢与偏见”。

而不少中年人将“yo”改读为“yu”，则是不自觉受到了普通话之影响，既然“教育”的“育”被读为“yu”，那么按规律似乎所有的“yo”韵就都该变为“yu”，而恰恰在以北方音为标准的普通话体系中，又并非如此。例如，在成都话中，“药”“育”“疫”“约”都是由入声字转化而来，都读为“yo”，而在普通话里面，这几个字的读音分别为“yao”“yu”“yi”“yue”，韵母完全不同了。“教育”本身又是个高频常用词，自然影响深刻，由是影响到了其他并非常用口语之字音，上一代人口中的“药情”也就一变，化为了下一代口中的“鱼情”。

而青年一代受普通话影响更深，能保持住四川方言基本规律，按“入派阳平”原则将“疫情”读作“一情”的已属凤毛麟角，更多的人则是与普通话如出一辙。

时代总归是不断变化的，而我总以为，最起码，我们有必要对过往的人与事，应如钱穆先生所言，多一些温情与敬意，如此方能感受到那种历史与文化绵绵延续着的人文慰藉。

祖孙乐事一箩筐

□陈世渝

孙女人不大点，却嘿门好耍，常常雾独独魔一句话出来，笑死个人。

有天，我的手机短信“滴”地响了一声。孙女马上说：“爷爷，到账了！”

我疑惑地问：“么儿，啥子到账了啊？”“不是稿费，逗是退休金到账了呀。”孙女回答。

那天我过生日，一家人在馆子吃了饭，回家途中，一辆洒水车唱着“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开了过来。大家不禁相视而笑，我顿时心情大好。勒哈，孙女蹦蹦跳跳地跑到我身旁，欢快地说：“爷爷、爷爷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洒水车都晓得您过生日，祝您生日快乐呢！”

一天，老婆用粉丝和肉末做了一道菜，大家都抢着吃。孙女好奇地问：“婆婆，勒是啥子菜哟？”婆婆笑眯眯地说：“么儿，勒叫蚂蚁上树，好不好吃？”孙女看了半天，想了想说：“好吃倒是好吃，但是哪个没得蚂蚁呢？”

近日，我们一家人到白帝城去耍。来到一处嘿陡的石梯下时，抬滑竿的师傅说：“梯坎好难爬哟，小朋友坐滑竿嘛。”孙女看滑竿坐起一闪一闪地怪好耍，便嘿想坐。我鼓励她：“出来耍，逗是要走起才有意思。”

听我恁个说，孙女逗不坐滑竿了。十来分钟后，小丫头和大家汗水滴答地爬到了山顶。我表扬她说：“么儿还行势嘛，恁个陡的梯坎，一哈儿逗爬上来了。”孙女脸涨得通红，骄傲地说：“爷爷，我既锻炼了身体，又等于找了一百块钱哈！”

有回出门前，孙女戴好口罩对到镜子照了照，突然像发现了新大陆：“爷爷，我觉得戴口罩的好处嘿多地。”我笑着说：“是不是哦，都有啥子好处呀？”孙女头一歪：“既挡病毒，又遮缺牙，妈妈也不用涂口红了。”

有一天，孙女调皮遭老婆打屁股，我给她解了围，然后趁机“挑拨”：“么儿，你说爷爷好，还是婆婆好？”孙女毫不犹豫地大声嚷道：“爷爷好！婆婆坏！”

我得意地哈哈大笑：“如果你分出哪个好，哪个第二好呢？”孙女还在气头上，抹把眼泪说：“爷爷心痛我，爷爷第一好！婆婆打我，婆婆第二好。”

还有好多好多有趣的小事，那硬是祖孙乐事一箩筐哟。

打白雨

□贾登荣

在我的老家，人们把那种没有任何预兆，便突然下起的大雨称之为“打白雨”。

“打白雨”的天气，多出现在盛夏时节。刚刚还晴朗的天空，随着一阵旋风或几道闪电、几声响雷过后，大点大点的雨滴就“噼噼啪啪”从天而降，弄得在田间劳作、路上行走的人们无处躲避，只有任凭风雨摧残。当然，“打白雨”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。最短的，往往五六分钟；长的，也不过半小时或一小时左右。“打白雨”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范围不大，常常是山坡下瓢泼大雨，山坡上艳阳高照，正好印证了古诗中“东边日出西边雨”的意象。

记忆最深刻的是，“打白雨”的天气，一般发生在人们晾晒油菜籽、小麦、胡豆、豌豆、玉米等粮食作物的盛夏时节。早上，人们把小麦、玉米等或挑或背到晒场晾晒，正午时分，只听有人吼：打白雨了，打白雨了！快来收粮食哟！人们纷纷从家里跑出来，手忙脚乱地抢收晒场里的粮食。老天似乎喜欢开玩笑。当人们刚刚把粮食抢运回家，一会儿，火辣辣的太阳又出来了，天空恢复了明艳炎热。

印象中，也有一次“打白雨”出现在深秋时节。

那是1975年10月下旬的一天。人们开门时欣喜地发现：天空厚重的乌云消散了，多日不见的太阳露出了笑脸。生产队长立即通知全体社员，一部分人挖红苕，一部分人播种小麦。当时，大家把红苕集中堆放在一块平整光滑的空地上，准备晚上再分配。下午一点多，生产队宣布收工，人们回家煮饭吃。就在家家户户炊烟升起的当儿，湛蓝的天空变了色，太阳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乌云滚滚，接着，豆粒大的雨点从天而降。家家户户的房檐下形成了一道雨的瀑布；洪水涌动，向山下倾泻，平素流水潺潺的小河沟也是浊浪翻滚。半个小时后，雨小了，生产队长跌跌撞撞地爬上山坡，冲向堆放红苕的地方。空地上哪儿还有半点红苕的影子，只有枯枝败叶，一片狼籍。在川北，有“苕当半年粮”的说法，每家每户能分得的上百斤的红苕，就这样没有了！年过半百的生产队长，坐在空地上嚎啕大哭起来。

重庆小面

□姜长生

重庆小面的“小”，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。

“小”寓意低调。重庆人不喜欢冒皮皮、打灰（飞）机。明明是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面，却硬要说是小面，给人嘿平常的感觉。但你只要吃过一回，逗容易上瘾，欲罢不能，回味悠长，还想二回。

“小”也寓意普通。繁华闹市，黄金口岸，门面动辄每月数万元，是不屑开赚渣渣钱的面馆的。重庆小面馆，大多开在市井百姓来来往往的背街小巷，更接地气。有的连门面都没得，随便搭个偏偏，支个棚棚，甚至只有几张板凳，食客却打拥堂，一个个吃得辣乎乎的，香喷喷的，津津有味。

“小”还寓意喜爱。重庆人对喜欢的人或物，往往在其前面加一个昵称“小”字。好比小娃儿、小妹儿、小玩意……

在“面”的前面加一个“小”字，则充分体现了重庆人对它发自内心的喜爱。不管重庆人远在异国他乡，还是天涯海角，味蕾记忆深处的小面，都是难以割舍的乡愁。重庆崽儿孟非在《非诚勿扰》节目里说，曾托人打飞的给他带来一碗重庆小面，走拢还温嘟嘟的……看到这里，我的眼泪水差点都流了出来。

可想而知，恁个远用飞机运过去，你说重庆小面好不好吃嘛？！